#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八

## 陸景

景字士仁抗次子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後拜偏將軍中夏水軍督天紀末爲王濬別軍所殺有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集一卷

### 與兄書 案景兄名晏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已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途轗軻既宜保德爲世何貪厚自珍愛 藝文類聚二十一

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笥

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溫故以釋其思有信忘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暫會藝文類聚二十一 案類聚二十一有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考吳時諸陸無封安成王者其文亦不類當是蕭景之誤安成王蕭秀也今改編入全梁文

書

彼答虎蔚德音孔昭披紙尋句粲然耀眼北堂書鈔一百三書記篇

誡盈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其餘禍敗可為痛

心。（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

典語（謹案：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中夏督陸景撰，亡。舊唐志有典語，無典語別；新唐志作典訓，皆十卷。三國志：陸抗子五，晏、景、玄、機、雲。景字士仁，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王濬東下，景及兄晏俱遇害。其書宋不著錄，而民間僅或流傳。三年前閒紹興王君理堂游幕山左，攜有宋寫殘本二卷，余未獲見之，僅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益㠯各書所載爲一卷。他日理堂儻吾書，令訂之，㠯廣其傳，豈非美事。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八月。）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㠯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㠯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愼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㠯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誡㠯威罰，勸㠯黜陟，顯㠯錫命，耀㠯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位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㠯恥稟王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愼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所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于秋登相匈奴輕漢楯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愼也苟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恥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日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殛鯀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姦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愼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

懼習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儁士響至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爲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意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敘二八龍騰並餘唐朝故能揚巖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爵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任其任者必知所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得字下舊衍其字依漢書陳平傳刪）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御至廣之土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誡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眾

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樹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克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繫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勤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御覽七百七十三作臣）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疑有泰字）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雖偉寔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舊校云探疑換）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聳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敎民戰是謂棄之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廼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迹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廱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

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毫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値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知（本作智以意改）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昃忘飡恕己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湻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襚則欲民皆有溫

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鼓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聘死葬無以相恤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王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已上並羣書治要

若衝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七御覽八百六十八

清氣漂於青雲之上 文選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注

神農嘗百草嘗五穀烝民乃粒食 御覽七十八

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御覽三百五十一

周世㠯膺服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啟封境㠯封驕泰釋鞍投鞬假驥他人欲無陵己其可得乎御覽三百五十八

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禮樂之淵之盛也御覽五百八十五

吳朝貢歲或犯道背理彫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侈人不為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御覽七百七十三

飛車策馬擴騰超邁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則進失意則退御覽七百七十三

狻猊之狗吠于廟門社稷之鼠竄于坐側御覽九百十一

孤將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宿洛御覽七百七十一

朱據

據字子範吳郡吳人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拜建義校尉黃龍初徵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赤烏中遷驃騎將

軍後坐爭廢太子事左遷新都郡丞未到爲孫弘所譖賜死

爭太子和事

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太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志朱據傳注引殷基通語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終

吳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 僕射存

存失其姓，仕孫權爲尚書僕射。

### 請授孫慮爲鎮軍大將軍疏

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姦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吳志孫慮傳

## 羊衜

衜，南陽人，黃龍初爲太子中庶子，尋遷督軍使者，赤烏中爲始

與太守後爲桂陽太守卒官

上疏請勿絕二宮賓客

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

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吳志孫霸傳

與太常滕胤書

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吳志鍾離牧傳注引會稽典錄

私改胡綜太子賓友目

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吳志孫登傳注引江表傳

案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默謝景字叔發范慎字孝敬

殷禮

禮字德嗣雲陽人少為郡吏守吳縣丞孫權為吳王召除郎中赤烏中遷零陵太守

上言宜大舉伐魏

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荊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以厭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吳志大帝傳注引漢晉春秋零陵太守殷禮言於權權不能用之

姚信

信字元道、寶鼎初為太常、有士緯十卷、姚氏新書二卷、集二卷

表請褒陸績女鬱生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

名國姍淑婦貞女表迹家門益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務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于蝸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旌高其門臣切見故鄣林太守陸續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辭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崄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吳志陸績傳注引姚信集有表稱之曰云云

昕天論

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

推日之長短、信己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己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己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經地行平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己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今昕天之說己爲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譬如人爲鼇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侈臨胷、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于濁、夏依於淸也、晉書天文志上、宋書天文志一、隋書天文志上、御覽二

誡子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之，以爲己度，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恆多怨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己，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眞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遺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藝文類聚二十三

## 周昭

昭字恭遠，潁川人，與韋昭、薛瑩、華覈同述吳書，孫休時爲中書郎，坐事誅，有周子新論九卷。

### 贈孫奇詩序

散騎侍郎武騎都尉孫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詩一篇美而諷之御覽二百四十一引周紹新論即昭之誤

新論論步騭嚴畯等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侍衞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衞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

善吕並陸全之列是吕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衞尉三君昔吕布衣俱吕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衞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倘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奮威横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横江既亡衞尉應其選自吕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吕自曜祿不足吕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衞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

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愾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已示後之君子（吳志步騭傳又見御覽四百四十五）

又論薛瑩等

薛瑩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賀劭厲行貞絜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覽墓籍有記述之才胡沖已爲玄劭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劭當次之華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御覽四百四十五）

立交

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敘象天地交泰君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

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虢者能睦，廉頗相如，怨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始幾，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御覽四百六引吳昭新撰，蓋新論之說

## 韋昭

昭字弘嗣，陳壽避司馬文王諱追改名曜吳郡雲陽人，為丞相掾，除西安令，入拜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後為黃門侍郎，孫亮時，遷太史令，孫休時，歷中書郎博士祭酒，孫皓嗣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拜侍中，領左國史，鳳皇二年，忤旨下獄誅，有國語注二十二卷，吳書五十五卷，集二卷。

### 雲陽賦

八鄉九市，亭候二六，列樹表塗，路有廬宿。御覽一百九十四

甘蔗榟柿椿栗木瓜、御覽九百七十一引韋曜靈陽武賦列于潘岳閑居賦之前知靈是雲字武卿賦之重出

上鼓吹鐃歌十二曲表

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宋書樂志一

因獄吏上辭

因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

敝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吳志韋曜傳

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吕攄意託王義吕流藻其淵原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吕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吕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吕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埶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

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明道本國語

博弈論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

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埶，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埶，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

而擊之豈若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吳志韋曜傳文選藝文類聚七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一終

# 全三國文卷七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

## 王蕃

蕃字永元，廬江人，官尚書郎，景帝時為散騎中常侍，加駙馬都尉，監軍夏口，歸命侯初復入為常侍，以迕意被殺，有渾天象注一卷。

### 渾天象說

虞書稱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為機，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為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

猶尚惑之鄭玄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已上宋書天文志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體布星辰按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密矣已上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已下並開元占經幽平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麻不正百有餘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不伏也麻紀廢壞道術侵亂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閑見各以私意爲天作說故有周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依劉洪乾象麻之法而論渾天曰渾天之作由來尚矣考之於天信而有徵已上四語依御覽二補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二端謂之

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衆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有輻輈也繞北極徑二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南極下規去北極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强已上二規於渾儀爲中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强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强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强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

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最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度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

十五刻、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御覽二法作陽推至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蔡邕以爲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二語依御覽二補周天里數無聞焉爾、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流行、布在衆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捐舊術、獨攄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麻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七萬一千里數爲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已上十三字占經作大強二字依宋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補改斗下分爲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麻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分麻與天違錯、時會稽東部都尉泰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及史、自古至今麻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

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減以為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厤以追日月五星之行比於諸家最為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厤也故所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為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全度張古厤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古厤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也又陸績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圍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徑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以徑率乘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五里

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千七百一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周蓋天者尚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景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

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陽城則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減增河洛竊作讖緯其言浮虛難悉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制句股之術目前定數皆有明

驗以此推之近爲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游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以赤道下三十字依隋書天文志御覽二補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已上三十四字依御覽二及隋書天文志補而陸績所作渾象其形如鳥卵已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強案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形爲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器與言謬爲自相違背已上古經有刪節依隋書天文志補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在內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陰陽道極遠者不過六度黃道無常諸家各異各依其厤節氣所行宿度尚書月令太初

三統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異日行蹉跌不遵常軌之所爲也夫三光之行雖有盈縮天地之體常然不變故諸家之麻皆不若渾象爲黃道當各隨其麻而錯之而今臣所施黃道乾象法也審校春秋二分於先代諸麻差而冬夏二至恆在二分張中蕃按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匡於已解人無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漢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而張衡所作又復過大難可轉移前表闕以三分爲一度事許令臣所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張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象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令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

渾儀中筩爲璇璣外規爲玉衡晉書天文志宋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北堂書鈔一百三十開元占

賀劭

劭字興伯、會稽山陰人、安東將軍齊孫、孫休時、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㠯譖被殺、

諫吳主晧疏

古之聖王所㠯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㠯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㠯康庶政、自頃年㠯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㠯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

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㠯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㠯古之人君、揖讓㠯進賢、虛己㠯求過、譬天位於乘彝、㠯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㠯禁直辭、黜善士㠯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㠯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㠯退爲幸、居者㠯出爲福、誠非所㠯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

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開安興事役發江淮戍兵以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東園之內上撫畜時之分下有損秏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頻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誡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欲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于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

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追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袒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戚是以父子相棄散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之省諸不急盜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恃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

之功勳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吳志賀邵傳

## 張訦

訦字彥承上虞人

### 與丁孝正書

吾聞班固善揚孫之省辭惡始皇之飾終夫保己觸世君子弗爲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二

## 張純

純字元基吳郡人海昏令張惇子拜郎中補廣德令擢爲太子輔義都尉見御覽三百八十九引吳書案後漢初有張純與此同姓

### 賦席

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吳志朱桓傳注引文士傳又藝文類聚六十九引雜記

## 朱異

異字季文吳郡吳人前將軍桓子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中拜偏將軍遷揚武將軍建興初遷鎮南將軍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爲孫綝所殺

賦誓

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吳志朱桓傳注引文士傳

張儼

儼字子節、吳人、官大鴻臚、有默記三卷、集一卷、

賦犬

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吳志朱桓傳注引文士傳

請立太子師傅表

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以周公爲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以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開拓土宇、此句依文選顏延年宋郊祀歌注補順乾作主、皇太子以天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以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以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

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呂熙齊洪業、增輝日月、實爲光大也、（說文類聚十六）

默記述佐篇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

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

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下齊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志諸葛亮傳注引吳大鴻臚張儼默記又見御覽四百四十五

失題

威振六合書鈔十三引張儼默記

孟宗

宗字恭武江夏人避孫皓字改名仁初為朱據驃騎軍吏嘉禾中除監池司馬遷吳令母憂去職後累遷光祿勳永安中轉右御史大夫寶鼎初拜司空守丞相建衡三年卒官

辭典糧穀表

臣昔為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目三年不食米臣是目死守之御覽四百十三引孟宗別傳

李衡

衡為丹陽太守

臨死敕其子

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水經沅水注

張勝

勝為左中郎有桂陽先賢畫贊一卷

桂陽先賢畫讚

羅陵

耒陽羅陵，果而好義，汲郡府君為州章陵，被掠拷慘，加五毒，受刀截舌，目著盤中，感之廷尉，肇公義之，事得清理。御覽四百二十一　案汲郡府君為州章謂郡太守為刺史所劾，非于奏章也

成武丁

成武丁，郴人，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眾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眾人遣視，信然。藝文類聚八十五

張約　朱恩

約恩並官散騎常侍。

密書與諸葛恪

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吳志諸葛恪傳

劉欣

廞一作欽，為太子中庶子，有新議十八卷。

新議

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御覽四百六引劉欽新議

交之於人也，猶脣齒之相濟。同上

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同上

諸友

友字文悌，豫章人，初為縣吏，虞翻薦于太守謝斐，用為功曹，使至都，與諸葛恪善，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恪誅，為孫峻所忌，自憂卒。

諫諸葛恪書

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

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吳志諸葛恪傳

與滕胤書

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吳志諸葛恪傳

臧均

均臨淮人

乞收葬諸葛恪表

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

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衞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屬託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荊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王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

於葬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祖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吳志諸葛恪傳

徐整

整字文操，豫章人，爲太常卿，有毛詩譜三卷。

答問大夫子降服

問者云，若父已卒，已未爲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降否。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通典九十三

射慈

慈字孝宗，彭城人，一作謝慈，爲中書郎，領齊王奮傅，以諫被殺，有喪服圖及變除五卷。

喪服變除

天子子之子封爲諸侯天子皆不服也通典八十

天子弔三公弁絰錫衰弔大夫士皆弁絰疑衰弔畿內諸侯弁絰緦衰服通典八十一

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太廟阼階下袒免卽位成踊襲絰吉屨無絇張帷爲次於其所舍別內外疏食飲水牡麻絰至成服服四十升半緦布衰繐裳細而疏其冠八升纓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通典八十

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會見於天子故爲繐衰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爲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已下則無服通典八十一

徐整問、爲姑姊長殤在大功、下殤在小功、爲姊下殤已下緦、六七歲未成童子、爲父母不杖不廬不菲、至童猶尚不備、今此何由服、得爲姊殤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怨、六七歲兒誰能服此緦麻、射慈答、六七歲雖未爲童、其姊死、故宜若布深衣。通典八十一

射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縗、其宗子亦不降

徐整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爲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爲君之長子三年也。通典八十一

徐整問云、經言爲君夫人、不道爲其妻、然則公卿諸侯之妻不爲皇后服耶、射慈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無服。通典八十一

爲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爲卿大夫、亦於太祖廟、

其非別子爲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向哭踊虞祭於殯宮通典八十七

爲廬當就繼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則別爲異室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也亦報子周不言報者凡經中之文悉報也通典八十九

徐整問曰出妻之子爲其母及父卒繼母嫁爲之服報皆周也二母既出則爲絕族今子爲之服皆當於何處爲位有廬堊室不出母亦當報其子不繼母報子於何處制服豈止所適者之家爲哭位乎又當有禫不射慈答曰當就出母之家若遠不得往也可別爲異室亦有廬變除堊室及禫如親子也母亦報子周也通典八十九

徐整問曰婦人爲君服周則諸侯夫人士爲天子服比也其間喪之儀衣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如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答曰其緣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當

薨耳其畿外諸侯聞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也通典九十

徐整問射慈曰八歲已上爲殤者服未滿八歲爲無服假令子已元正月生七歲十二月死此爲七歲則無服也或已元年十二月生已八年正月死已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爲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爲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已生月計之不已歲也問曰無服之殤已日易月哭之於何處有位無答曰哭之無位禮葬下殤于園中則無服之殤亦於園也其哭之就園也通典九十

徐整問射慈云子思哭嫂爲位在何面加麻袒免爲位不審服此有日數乎慈答云凡喪位皆西面服皆麻者謂大斂及殯之時已畢而釋之通典九十二

諸侯之女爲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爲族親則

皆降之。通典九十三

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諸侯爲卿大夫母隨本親則不降也、諸侯女爲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父後者、大夫妻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也。通典九十三

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通典九十七

三年周歲喪後閏、九月已下數閏也。通典一百

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至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曰上其禮亡、已此推之、大夫奠用特豚、天子太牢、諸侯少牢。通典一百二

射慈答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通典一百

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何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通典一百三

紀騭

騭丹陽人尚書令亮子累官至中書令有集三卷

上吳主皓表

臣稟氣淺薄體不及衆形容短陋訥口弱顏□□□□御覽□□□□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三終

全三國文卷七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二

華覈

覈字承先，吳郡武進人，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歸命侯即位，封徐陵亭侯，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有集五卷。

車賦

鞍𩋐緝褱，珠輪玉光。初學記二十五

奏薦陸胤

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

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胥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遝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吕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衞自諸將合衆皆脅之吕威未有如胥結吕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吕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吕上司則天工畢脩庶績咸熙矣吳志陸凱附傳

表薦陸禕

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吕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吳志陸凱附傳

聞蜀亡詣宮門上表

問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遑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 吳志華覈傳

表

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黜陟爲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然其人或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北堂書鈔四十

諫吳主皓盛夏興工疏

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

歎息者六乃目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已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閒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目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目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目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

之術，謂其守御足㠯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㠯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已。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㠯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㠯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㠯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

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與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

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非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閒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彊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懔懔昧犯天威乞垂哀省吳志華覈傳

上務農禁侈疏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

者所宜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

絲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
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
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貴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
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于浮華之
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
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
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
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
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
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
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
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
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

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釋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吳志華覈傳

乞赦樓玄疏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綱維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吳志樓玄傳

上疏請召還薛瑩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無所復恨吳志薛綜傳瑩下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云云

上疏救韋曜

宜下脫得字

曜運值千載、特蒙甄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答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淚歔欷、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

恩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敝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吳志韋曜傳

奉赦草對

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璅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吳志華覈傳

皇象

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仕吳至侍中

上言

臣象言頑闇空薄加自年老凡百乖穢無所聞宜特蒙哀傷殊異

之遇、安感蹄乘之榷、遊息之燕、渚和足使志軀命、榮觀足目先心

賚延翌翹翹念在效報、而躪走垂須終何才力目答新恩唯尚有

借近趙走文過首貧倘尋天恩智方當私成無往顏愛自彌文唯

渚化閣

帖二

書

想必醉令作醴梅相待、御覽八百六十一

與友人論草書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𣯛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

污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目小

展、

尺書

太子屛風在此已久而不得之、廣川書跋

邵疇

疇字溫伯會稽人為郡功曹

詣吏自列

不白妖言事出於已非府君罪吳志孫晧傳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注引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遂詣吏自列

臨亡置辭

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喈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吳志孫晧傳注引邵氏家傳疇詣吏自列自殺以諮之臨亡置辭

萬震

震仕吳爲丹陽太守有南州異物志一卷

南州異物志贊（案類書引此志皆不云贊楊愼丹鉛錄引作贊未審何據俟考）

貝

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紫飾文若羅朱不磨不瑩彩輝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御覽八百七）

犀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唯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藝文類聚九十五　御覽八百九十）

象

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狶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若丘徙（御覽八百九十）

吳彥

彥爲建平太守

上疏呈木柹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晉書王濬傳

孫歆

歆爲樂鄉督

與伍延書

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晉書杜預傳通典一百五十三

張俶父

父失其名字會稽山陰人爲縣卒子俶爲驕子累官至司直中郎將封侯有罪父子並車裂

上吳主皓表

若用俶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志孫皓傳天紀元年注引江表傳

閔鴻

鴻廣陵人，仕吳爲尚書，入晉徵不就，有集三卷。

親蠶賦

體龍頸而驥喙，遊徽素於羔羊。御覽八百二十五

后課功以視既，均衆寡而抽稅，合纖綖於命婦，供禘郊之舊制，洪恩美而周普，配春天之略福，揚黼黻之奇藻，播朱紫之豔色。初學記十四

琴賦

乃從谷以旁眺，覩美材於山陽，上森蕭以崇立，下婆娑而四張。北堂書鈔一百九

嗟雅弄之淯妙，附絲邈以超倫。同上

汝南鹿鳴，張女尋彈。文選笙賦注

羽扇賦

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産九臯之中澤邁雍喈之天聰表
高義於大易著詩人之雅章頼玆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於時
祝融持運朱明發揮吞陽銜布飛炎赫曦同爐隆於雲漢咸慘毒
於中懷爾乃登爽塏臨甘泉漱清流於玄雲運輕融以容與激清
風於自然披緗袵而入懷飛羅纓之繽紛衆坐侃以怡懌咸俯節
以齊懽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歎於是暑氣云消獻酬乃設
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娱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翻
翻奕奕飛景曜日同皦素於凝霜豈振鷺之能匹 藝文類聚六十九

芙蓉賦 并序

川源濤徼羨溢中塘芙蓉豐植彌被大澤朱儀榮藻有逸目之觀 初學記二十七引閔鴻蓮華賦序

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竦脩榦以凌波建綠葉之規圓灼若夜
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嫮傾城之色揚桂

枻而來遊玩英華于水側紛嘉實兮傾筐珥紅葩以爲飾咸桃夭而歌詩申關雎以自救嗟留夷與蘭芷聽鶗鴂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藝文類聚八十二

與劉子雅書

若能控奔騁以接鸞乘則力追者萬羣傾修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御覽三百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四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三

## 楊泉

泉字德淵。見意林。吳處士。入晉。徵爲侍中。見書鈔。不就。有太元經十四卷。物理論十六卷。集二卷。

### 五湖賦并序

余觀夫主五湖而察其雲物。皇哉大矣。已爲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詩。雲夢有子虛之賦。夫具區者。揚州之澤藪也。有大禹之遺迹。疏川導滯之功。而獨闕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竊憤焉。敢忘不才。述而賦之。其辭曰。

濬矣大哉。於此五湖。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徂。上值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爲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

吳越之具區底功定績蓋寓含圖（二語從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補）南與長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歭玄靈之所遊追潮水而往還通蓬萊與瀛洲爾乃詳覩其廣淡之所極延袤之規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濛汜東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望頭首無錫足蹶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胸（四語從水經沔水下注補）左有苞山連以醴瀆岩嶺崔巍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四語從水經沔水下注校補）右有平原廣澤曼延旁薄原隰陂坂各有條格茄蔗葼亂隱軫肴錯衡風之所去雰雨之所薄（藝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赤檜升梓檀欒細堅（御覽七百七十一）

鹹鹽白糝雜以菜菓連堝棚鹺積如林丘（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兩條）

爾乃陳列勁力殖擗是肩□□□□方縛直截（書鈔一百四十六）

讚善賦

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害而自危故

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郤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藝文類聚二十三

## 養性賦

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 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

## 蠶賦并序

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 金樓子立言篇下 御覽八百二十五

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爲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袞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時之單復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

兆民使咸務焉是㠯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㠯童女溫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說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燥溼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跌員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粵召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爰日景西望餘陽既酌㠯酒又挹㠯漿壺飧在側數修在房我鄰我黨我助我庚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閣紆卷簿灑埽宮庭蠶母須飾從容自盥至於再盥三日乃關閤啟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員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交連分薪柴而解著繭絲互而相攣競㠯挈攫再笑再言惰者悅而忘懈劣者勉㠯增勤是月也天子㠯大牢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繅三盆然後辨於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繅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伊雪㠯為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㠯給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綿

紉成於翼翼頌之雖周論之罔極般斯勤斯如何勿憶藝文類聚六十五

織機賦

伊百工之為技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匡廓之制度如城隔之員方應萬機以布錯賓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于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發清織女揚翬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以厭閩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強氣變相應陰感乎陽俯俛不及進卻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藝文類聚六十五

草書賦

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

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作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鐸而自披其布好施媥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楊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肴易如長溜之分歧其骨梗强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柢巧百態無不盡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藝文類聚七十四

請辭

古不墓祭葬于中原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迨周衰禮廢立寢於墓漢興而不改吕先帝衣冠四時與水進果實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大姓力强財富婦女贍

後車兩相追，循此泉下，連日厭飫，遂已成俗，迄于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夫敗壞而在草若哉。御覽二百五十六

嚴隱

隱字仲弼，吳郡人，舉賢良爲宛陵令，吳平去職。見世說賞譽篇注

答陸士龍書

奉詠美旨，流風純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尙齒之況，無高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契。陸雲集嚴宛陵答

列女

孫仲奇妹

仲奇妹未詳。御覽作吕爲吳時人當攷

臨亡書

鏡與粉盆與郎，香奩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御覽七百

十七

## 闕名

### 上言臨平湖開通

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又于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水經漸江水注。天璽元年，吳郡上言，于是改天冊為天璽元年。）

### 奏改年

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目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吳志大帝傳，群臣奏。）

### 奏修郊祀議

頃者嘉瑞屢徵，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吳志大帝傳注引江表傳曰：群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云云。）

### 重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中土。（吳志大帝傳注引江表傳，又見宋書禮志三）

復奏

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酆，（同上）

奏武昌宮材不堪用

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同上注引江表傳，有司奏云）

奏檢察胡人

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高僧傳一，赤烏中有司奏）

玉匱針經序

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御覽七百二十四）

柑頌

厥苞甘橘、精者曰柑、倒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冰壺、近嗤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逢裂牙之味、頌曰、宗炳煌煌、嘉實晁如、景星南金、其形隨珠、藝文類聚八十六虞志曰陽由爲成都郡文學掾云吳有餘甘金衣包品之讚云云

曹瞞傳 魏志武帝紀注云吳人作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

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

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

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鋭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

璝趙叡等首、劉得將軍淯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恒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于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

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如雨下、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

日幾爲小賊所困乎。

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

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爲尙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是時南陽間苦繇役侯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與吏民共反與關

羽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卽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吕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吕爲不祥。還遂寢疾。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吕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吕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吕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吕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

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歷陽山石文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吳志孫皓傳

吳九眞太守谷朗碑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襄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之清流、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劉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蒞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端密樞機、名冠衆僚、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濁、激萬里、肅威、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敘、于昔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舉、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詢咨羣司、僉曰君往部南州、威恩素著、遷九眞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勳、宜延遐紀、光

讚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九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疾而卒嗚呼哀哉凡自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片類行績其詞曰於鑠府君稟性玄通積行閨閫九族睦𢫬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踐丹墀夙夜靖恭出撫黎民風移俗興名參豹產勳齊徃蹤當永遺者翼佐帝庸昊天不吊哲人其終濟濟縉紳靡瞻靡宗勒茲玄石永光無窮碑本

天發神讖碑

上天帝言天□□□□□□□□□下步于日月下闕帝曰大吳一□萬方甲午丙日□□□才仁中乎子□八元示乎山川下闕

天發神讖文

天璽元年柒月己酉朔十四日壬□□□武中郎將丹陽□□□□□□□□□□然發刻廣省□乃是天讖廣多□未解解者十

二字曰吞月廿三日遣口口解文字令史建忠中郎將會稽陳治口口口解十三字治復有口未解曰八月一日詔遣中書郎行大將軍裨將軍闕内侯九江裴宇行視更得口二字合五十吞字宇與西部校尉姜口口絡典校泉儀佩口梅允章咸李楷賀口吳寵建業丞許口尉番約等十二人吏從並共觀視深甄歷口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朖天口在諸石上故就口口口口刊銘敷垂億下闕

蘭臺東觀令口口口口口口吳郡口口巧工九江朱口口口口口口口江東口口功東海夏侯下闕 碑本 案許嵩建康實錄注戚光集慶續志明一統志引吳錄此云其文東觀令華覈作今攷吳志華覈傳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此碑立于天璽元年則東觀令非華覈也朱彝尊亦言未可遽信故編人闕名類

禪國山碑

上闕之口口口子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蠉飛蝡動無不歸仁是故

□□□□□□□□□□□□□昭□□□□□□上尊□
□□□□□□□□□□□□□□□□□□靡不違假民用
不犯於是□□□□□□丞相沆□□□□□□□□□宰禮
脩儀尊敬□□□□□□□□□□大□□□□□□□宮□
□□□□□□□□□□□□□□□□□□□□□□□□
所臨□徘徊于此遂基大宮玉燭□□澤□清萬民子來不日
□□□□□□延頸跂足率土來庭柔服百神經緯庶務日昃不
暇□觀六經旁貫百家思該道根數世陵遲大緒未光闡立東觀
□紀實言建設墳典采詢微闡窮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寘
罪宥刑守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賤愍凶□□朽枯上天感應□□
□□□踐阼初升特發神夢膺受籙圖玉璽啟自神圖神人指授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弍十有弍五帝瑞氣黃
椹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弍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

有九青猊白虎丹鸞彩□鳳卌有二白鹿白麕白麃白兔卌有二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弍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黍神魚吐書白鯉騰舡者二靈絜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卌有六大貝餘蚳餘泉黍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穀璧卌有八玉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雙璽祝神器卌有六石室山石闕石印封啟九州吉發顯天讖彰石鏡光者弍十有弍神□頌歌廟靈□示者三讖民惟紀湖澤闓通應讖合謠者五神翁神僮靈母神女告徵表祥者卌有黍靈夢啟讖神人授書著驗□□者十祕記讖文玉版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玉琯玉璜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卌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玉罍清絜光暇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寫言天平地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大賢司馬徽虞翻推步圖緯甄匱啟緘發事與運會者二其餘飛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覿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呂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虖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口帝玉質青黃觚理洞徹粹受祇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乃呂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命于是丞相沇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昬直晃昌國史瑩覈等僉呂爲天道元嘿呂瑞表眞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呂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碑本又雲麓漫鈔又荆溪

外紀

釋氏

## 支謙

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世居中國。獻帝末奔吳，吳主權召爲博士，使侍太子登。登卒，去隱穹隆山，至廢帝時卒。

### 合微密持經記

此經凡有四本，三本並各二名，一本三名，備如後列。其中文句參差，或梵或漢，音殊，或隨義制語，各有左右，依義順文，皆可符同。所爲異處，後列得法利三乘階級人數及動地雨華諸天妓樂供養，多不悉備，意所未詳。一本一名無量門微密之持，二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一本名行於世，爲常舊本。一本一名阿難陀目佉尼呵離陀羅尼，二名疾使人民得一切智。一本一名無端底門總持之行，二名菩薩降制諸魔堅固於一切智。一本一名出生無量門持，二名一生補處道行，三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本備明法利及動地妓樂事。四本皆各標前一名於經首，第二第三名不已題

經也後舍利弗請名佛說名皆備如前列、祐藏跡七

法句經序

曇鉢偈者衆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經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諸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傷天下出興于世開現道義所已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別爲數部四部阿鋡佛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在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衆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爲品于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夫諸經爲法言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惟佛難值其法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爲天書語爲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唯昔安調安侯世高都尉佛調譯梵爲漢實得其體斯已難繼後之傳者

雖不能密猶尚貴其實粗得大趣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吕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爲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梵語或吕義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爲詞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吕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爲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吕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詞朴而旨深文約而義博事均衆經章有本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序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吕啟蒙辯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包者廣實可謂妙要也哉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復得十三品并校往古有所増定第其品目合爲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

十二章都凡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字庶有補益共廣聞焉釋藏廣九又跡七

案此序無撰人名據僧祐出三藏記集康僧會傳知是支謙所作

康僧會

會天竺人幼隨父居交阯年十餘出家其先康居人因謂之康僧漢末入吳吳主權以為博士赤烏中居建初寺造舍利塔中國有寺塔自此始天紀四年吳平尋卒

法鏡經序

夫心者衆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異名禍福分流以身為車以家為園周旋一作遊十方稟無勸息家欲難足猶海吞流火之獲薪六邪之殘已甚于蒺藜網之賊魚矣女人佞等三魅其善僞而信寡斯家之為禍也尊邪穢賤清真連叢瑣謗聖賢興獄訟喪九親斯家之所由矣是以上士恥其穢懼其厲為之懾懾如也默思遁邁猶明哲之避無道矣剃髮毀容法服為珍靖處廟堂練情攘穢懷

道宣德闕一作闓導聲譽或有隱處山澤漱石枕流專心滌垢神與道俱志寂齊乎無名明化周乎羣生賢聖競乎淸淨稱斯道曰大明故曰法鏡騎都尉安玄臨淮嚴浮調一作佛調斯二賢者年在束齔一作齠齔弘志聖業鉤深致遠窮神達幽愍世蒙惑不覩大雅竭思譯傳斯經景譔都尉口陳嚴調筆受言既稽古義又微妙然時干戈未息志士莫敢或邁大道陵遲內學者寡闓覩其景化可㠯拯塗炭之尤險然義壅而不達因閑竭愚爲之注義喪師歷載莫由重質心憤口悱停筆愴如追遠慕聖溯泗抃流今記識闕疑俟後明哲庶有暢成㠯顯三寶矣釋藏服八又跡六

安般守意經序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㠯濟衆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㠯治六情情有內外眼耳鼻舌身心謂之內矣色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也經曰諸海十二事謂內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餓夫受飯

盪無滿足也。心之溢盪，無微不浹，恍惚髣髴，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妙，形無絲髮，梵釋僊聖所不能照明，默種于此，化生乎彼，非凡所覩，謂之陰也。猶以晦曀種夫粢芬（一作深芬）闓手覆種，孳有萬億，旁人不覩其形，種家不知其數也。一朽乎下，萬生乎上，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以行寂，繫意著息，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怕然（一作泊然）若死，謂之一禪。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已獲數定，轉念著隨，蠲除其八，正有二意，意定在隨，由在數矣。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也。又除其一，注意鼻頭，謂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走，五陰六冥，諸穢滅矣，𦕈然心明，踰明月珠。婬邪汙心，猶鏡處泥，穢垢汙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聰叡聖達，萬土臨照，雖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覩，所以然者，由其垢濁。衆垢汙心，有踰彼鏡矣。若得

良師剗刮瑩磨薄塵微曀蕩使無餘舉之㠯照毛髮面理無微不察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猶若於市馳心放聽廣采眾音退宴存思不識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心思寂寞志無邪欲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覆微察內體惡露森楚毛豎猶覩膿涕於斯具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眾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也穢欲寂盡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舉明所觀無幽不覩往無數劫方來之事人物所更現在諸剎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誦習無遐不見無聲不聞恍惚髣髴存亡自由大彌八極細貫毛氂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剎入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之由也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質者

于是世尊化爲兩身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于（一作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讓國與叔馳避本土翔而後集（一作進）遂處京師其爲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鍼脈諸術覩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行愍黎庶之頑闇先挑其耳卻啟其目欲視聽之明也徐乃陳演正真之六度譯安般之祕奧學者塵興靡不去穢濁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余生末蹤始能負薪考妣徂落三師凋喪仰瞻雲日悲無質受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沒會見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余從之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陳慧注義余助斟酌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也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衆賢願共臨察義有脫漏加聖删定共顯神融矣（釋藏緻一又跡六又略見祐四）

僊道

## 葛玄

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大帝時方士。

### 道德經序（御覽作五千文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淪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于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恃已明，照天地，禀已得生，乾坤運已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已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

先無窮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窈窈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案御覽作精思遣感而上達則太上遣真人下授希微之旨）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氣長存（御覽作常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御覽作百神震服）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誇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所以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老子河上公注本文略見御覽六百六十）

鬼神

宮亭湖廟神

神未詳

讁責陳敏敎

陳敏許我銀杖今已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已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御覽七百十引述異記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過宮亭廟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已還廟捶鐵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中送杖巫宣神教曰云云敏舟遂覆又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五終